

随笔

父亲

■梁发占

几年来,我一直都想写写父亲,但又总感到无从下笔。夜不能眠时,脑海中总闪现着父亲的身影,往事像电影片断一样忆起。

父亲从小对我的教育是很严格的。上小学一、二年级用铅笔写字,三年级当同学们还用铅笔时,就让我用钢笔写字,又开始教我练习毛笔字,先写小楷,再写大字,到四、五年级时,我的毛笔字在班内就名列前茅了。考初中时,由于字体优,还加了分。这也为后来当兵时从事文字差事,退伍后教学,再后来写稿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过的还是“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无法活”的生活,常年也难吃上一顿白面馍。父亲在工厂里每月26斤口粮标准,每顿能吃上两个小白面馍,每逢星期六回家,总要用小手绢包上四个,给自己的孙子捎两个,剩下的两个给爷奶分享。

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入的党,他热爱党,忠诚于党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党员,就要跟党一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工厂上班期间,他当过保管员,任过会计,每经手一件事,他都极其负责,账目对不上不罢休。每一个螺丝钉,他都看得很金贵,如果我和弟弟去买,每个一角多钱,我们不掏钱,他也要垫上,决不让集体吃亏,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上世纪80年代,农民抗旱时用小电机抽水浇地。这种小电机当地不会生产,都是在上海进的货,包装电机用的纸,也成了父亲的

“宝贝”,他积攒起来,叠好捆住,说是可以返回厂家重新利用。一次,汴岗街上一位个体屠宰户到工厂,看到那一捆捆的包装纸,想拿走包肉,父亲坚持不让他拿。那个人看不给面子,一时恼羞成怒,挥拳要打父亲,争吵着就推搡起来。当时恰巧我就站在一旁(他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们是父子关系),便极力劝开了,制止了争吵,并许诺给他找些废报纸才算了事。

父亲在单位是公认的“红管家”,他无论是在生产车间一线,还是当保管会计,工作都是认真负责的。他常说“一年会计十年账”,他把经手的账理得一清二楚。那时没有装订机,他用一根钢条磨尖当锥子,找来大针、绳子,把每月每季的账表装订整齐,一年一捆,保存完好。

上世纪90年代,工厂生产落后,集体企业效益差,经营项目和发展前景很不景气,工人纷纷回家,工厂濒临倒闭,他一个人看厂子,白天还好说,夜晚时常有人翻墙盗窃。父亲就昼夜不停地转悠,手拿电灯照明巡逻,整月也难得回家一趟。由于他爱护集体,对工作认真负责,也曾得罪了一些自私、爱占公家小便宜的人。一次,他在夜巡时被偷东西的人用砖头砸伤了头部,几个月才痊愈。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优秀共产党员”、“五好职工”、“先进工作者”、“模范党员”的奖匾也没少得,这些荣誉是对父亲付出的最好诠释和回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没有报纸,电视

也很少,仅靠小广播喇叭,信息十分闭塞。每逢节假日回家,父亲就把在乡里知道的党的好政策、致富信息趁生产队开群众会时,在饭场作宣讲,俨然是一位政策宣传员。有时生产队领导班子开会商量村组大事,他也被特邀参加,为集体事业兴旺发展出谋划策。

1992年父亲退休,因为他所在的企业是集体性质,没有纳入社会保障,干了一辈子也没有一分钱退休金,但父亲一句怨言也没有。由于一生劳累,他患上了神经性疾病,双手颤抖得厉害,不能握筷子吃饭,碗里的面条挑起来未到口中就掉光了,菜也夹不住,半个小时也吃不了一碗饭。夏天还好些,冬天还没吃饱饭就凉透了。最终父亲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人喂饭。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七八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像活着一样,时常梦见他在世时一幕幕的生活画面。他一生节俭朴素,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在他看来,只要干干净净就满足了。他年轻时,我在北京服役,想让他去北京转一转,在天安门前留个影,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年迈的爷爷。他一生没出过远门,没出去看看祖国的山山水水,我心里的这个愧疚是无法弥补的。他临终前躺在床上几个月,瘦得皮包骨头,慢慢减食,直到水米不进。每忆起这些,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

父亲走了,永远见不到他老人家了,他的善良美德将留后人,愿他在天堂快乐。

离别

■赵佩佩

冷雨
打湿了空气
潮湿了心房
心口的疼痛在雨中飞逝
往事
已在沙漏里长眠
幸福
已没有了春天
静静地伫立于雨中
视线凝眸处
一片潮湿
那些记忆如同昨日的梦
谁是谁非
昨日举杯共饮
今日咫尺天涯
就让心事
随雨声静静流淌
让阴郁的情绪随雨流去

古城春天

■苏义堂

三皇五帝开乾坤,伏羲画卦定人文。
华夏寻根朝祖会,非遗展演十三省。
太昊恢宏广场阔,浩瀚龙湖波光粼。
陈楚文化多璀璨,地下古城汉墓群。

游二郎山有感

■张金海

悄悄地我来了
沉醉在北国江南的襟怀
一步步丈量
丈量出玉皇顶的艰险
二郎洞的真君
便是这山这水灵性的所在
轻轻划上一叶扁舟
于水波涟漪的石滩湖
欸乃声里
尽情吮吸大自然母亲浓浓的爱

娇娇的垂柳透着怯怯的嫩黄
醉人的春风里似娇羞的新娘
远处烟雾蒙蒙的群山温情拥抱
拥抱着石滩湖绵延成苍茫大海

欣赏一曲歌舞
领略一下异族风情
看上一段鸟艺表演
清脆的鸟鸣声中你还计较什么俗世尘埃

自然母亲是那么无私
恩赐了我们无穷无尽的爱
为什么我们
却要放弃而自坠苦海

何不背起行囊
何不放宽胸怀
何不把自己交给天地
何不忘掉自己从何而来

去吧去吧
秀美的山山水水在召唤着你
来吧来吧
融入蓝天你就远离红尘之外



散文

三月,浅浅爱

■朱新瑞

三月,注定要有一场美丽的相遇。那是一个春日的下午,心情有些抑郁的我,想去看看年年牵挂的桃花开了没有,就跑去了老地方。绿绿的麦苗依旧,灿烂的油菜花还是如往昔那样等待着,只是今年春的脚步终究迟了些,所以桃花不过是涩涩地打着朵儿,也许是它等的人还未回来。原来花也是只为一人开放的。日思夜想的桃花不在,我的心底掠过一丝惆怅:花开只是一念之间,却换来情深一场。如果心中的那场花瓣雨终年未至,是否还要再做漫长的期待呢?

沿着熟悉的小路铺展着回忆,一个身影蓦然闯入了视线。他匍匐在茵茵绿草上,手中的相机对准了草地中散落的小小花朵,专注地寻找着灵感,看来他已经对好了角度,只是想定格最美的瞬间而已。我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他,也看着他眼中美丽的花,心想,这毕竟是一个心中有爱的人,他的眼里,他的镜头里处处都是美吧。

不忍打扰,所以不敢靠近,就继续前行。脚下的路渐渐变得开阔了,这里的花

似乎也开得更绚烂些。红、白玉兰在光秃秃的枝上独自摇曳,虽然极力向着阳光,没有叶的陪伴到底是显得突兀了,那身姿固然羸弱,但有了小草的抚慰,却也相映成趣,倔强地生长着。远处大片的连翘黄得直逼人的眼睛,我总是把它和迎春花搞混,查了资料后才知道,花开时虽都是黄色的,迎春花是六个花瓣,而连翘只有四个。就像这人世间的林林总总,我们又能看清多少。水至清则无鱼,什么都一览无余了,朦胧的意趣和美好就会荡然无存。我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去想,什么也不愿意去想。把所有的思绪抛却脑后,我且受用这撩人的春色好了,沉醉于此,迟迟不愿醒来。

夕阳下,微风轻拂过脸颊,也送来阵阵花香,这是又到了我去年踏雪寻梅的地点了吗?“净若清荷尘不染,色如白云美若仙”。微风轻拂香四溢,亭亭玉立倚栏杆”,那梅可还记得我,一个尘世中想和她一样的女子?

三月里,有着浅浅的期待多好!想必会邂逅一场杏花沾雨的盛事吧。

怀念焦裕禄

■王雪奇

星星很多
启明星只有一颗
金属很多
永不生锈 质量最高
只有金子一个
县委书记数不胜数
这样清贫的“好书记”
只有焦裕禄一个

黄河一泻千里
才九曲十八弯
焦裕禄的事迹
就像他被子上的补丁
让人数也数不完
他像一面镜子
矫正着我们的形象
他像一颗太阳
给我们传递着正能量

兰考啊!兰考
一穷二白
没吃没烧
只有风沙、盐碱、内涝
这凄凉的场景啊!
把一位书记的心钻得生疼
他一手拿起铅笔
规划着他的蓝图
一手把“三害”紧紧攥在手中
带领人民群众
以战天斗地的精神
让兰考人民走出苦坑

半个世纪过去了
你的功绩
在人民心中依然清晰
白茫茫的盐碱
已变成千顷良田
肆虐的风沙
已变成地绿天蓝
泛滥的洪水
已改邪归正
挺拔的泡桐像卖花的姑娘
把三月的兰考打扮得
粉红、粉红
想起这些
谁不感动
你就像那尊闪光铜像
牢牢地树立在兰考人心中

人民的好公仆
党的好干部
生为兰考献芳华
死为兰考守沙丘
留下一股英雄气概
就像那株挺拔的焦桐
永远站出一种精神
与天地永恒